

奇晉齋叢書



雲間雜誌卷中

明華亭撰

人

平湖陸

烜訂



徐長谷善觀天文嘉靖癸丑倭亂六月初三日之

初昏南天赤氣布滿辰方忽見蚩尤旗長谷次

日作書達方郡守云蚩尤之下天罡主之理當

大戰南滙嘴正當郡東南隅若韓公果是日合

戰必勝蓋今之癸丑歲星在辰歲之所在戰伐

必克昨爲戊子日戊爲我子爲彼赤氣生戊土  
而辰拘子水此戰賊必破敗是日酉時報至果  
戰勝賊盡散去如長谷言

陳汝同景泰初爲翰學閩人梁編修諍語家人曰  
交游中惟松江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吾今  
病已甚孤子女可託也陳敬諾及諍卒陳經紀  
其家事無不由盡嫁其女得松人黃瑜後參閩  
政竟以梁之喪歸其鄉

南滙所一人擄於倭二十年贖身娶婦遇便舟挾  
婦歸前妻尚在伉儷復合因棄倭婦行之於途  
倭婦無他能惟造酒一日夜即可飲人鄙其巧  
不傳其法

徐南湖父病瘍甚劇公徒洗風露中覓醫藥不得  
向天大泣夢神語曰八角井有金絲草可爲膏  
治之得之果立愈

西僧利瑪竇作自鳴鐘以銅爲之一日十二時凡

十二次鳴子時一聲丑時二聲至亥則其聲十  
二利師同事之人郭仰鳳住上海時上海人倣  
其式亦能爲之第彼所製高廣不過寸許此則  
大於斗矣

沈昕峰云董環亭之僕某棄家爲僧結小庵焚誦  
夜有物如獸面醜口大於箕向僧而坐至第三  
夜僧乃燒炭盈盆俟其至傾炭於口忽然不見  
旦日踪跡之乃大柳樹一株離庵里許樹有一

竅甚巨炭在其中斫之流血怪絕

曹定庵未卒之前一日書於几席間云明日午時  
天地晦冥風雷震撼此時我將逝矣子孫以爲  
先生好怪至期天地晦冥果如先生言先生乃  
肅衣冠焚香拜天地祖宗畢端坐瞑目而逝時  
年九十

侯公端金山衛世襲指揮以膂力聞府治石狻猊  
以腕挈之行數步仍置故處嘗騎馬過柵門手

抱橫木以兩股挾馬懸掛人皆駭異南淮地方  
有虎公格殺之烽墩下後人呼其地爲侯公殺  
虎墩

周文襄公巡撫江南巨璫王振當國慮其異已也  
時振作新第公豫令人度其齋閣使吾松作翦  
絨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極喜稱其才公在  
江南凡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

海狗腎近來以爲至寶官青登萊者求之不可得



真者價值六十金萬曆癸丑四月吾松南滙所  
海中網得一狗漁人不知其高價也烹而食之  
鑷工張姓者其妻爲五通神迷惑夫每出必向床祈  
禱往何方得利稽之於笈不爽毫髮然每日所  
得銀不過五六分耳妻告神曰胡不多與以滿  
其欲神曰不可此人福薄多則禍至矣

陳樂雲之妻黑瘦無比亦爲五通神所迷每卧三四  
日不起備言神之夫人甚妬妾五六人如陳妻

之輩又十餘人不過奔走給使令而已神廟中亦治紡織夫人方命陳妻執爨隨命其彈花陳頗難之夫人大怒令神責陳二十五板永不許差用陳醒時疼甚喜曰雖病神必不至矣居數日起

嘉靖間吾郡大旱報荒石首方公爲華令槩縣牽作五分或曰趙甲全熟錢乙全荒奈何公曰此熟彼荒即一戶之產莫悉也設有低昂其弊滋

甚雖監司屢駁堅執不移即無報荒造冊之費  
亦無往來踏勘之煩後糧白各減半萬姓懽呼  
時三十六保圖書金姓輩受賄無算悉以還民  
據一圖且然他圖可知矣此真善政

胥塘周氏女名喜姑嘗救活一雛燕於蛇螫明年  
女卒燕來哀鳴家人告以墓所即飛往哀鳴而  
去

雁橋莊有桂二株徑踰五尺崇鬱壯茂數百年物

也嘉靖癸巳秋忽開花皆五瓣人共異之

本一禪院山門木檻紅色不知何木歷幾百年不  
損假令金石久之亦有磨滅此檻竟不可曉

沈學士度從成滇南滇有日者談命奇中沈以己  
造試之日者驚焉曰是當顯貴歷官清要沈笑謝  
之所書命館字不佳乃作二大字易之都督瞿  
能鎮滇偶見之詢知爲沈筆因延爲弟子師未  
幾入朝命沈偕行館於南楊學士家時上博求

善書者南楊以沈薦召見試書稱旨授翰林典籍寵眷日隆今凡誥勅俱效沈體累官翰林學士沈云臣有弟槃其書勝臣遂亦被徵槃官至大理少卿世稱二沈學士孫藻玄孫世隆俱以能書授職古來以書際遇無如沈氏

潘衡齋爲御史日得一古玉印螭紐血斑文皆柳葉莫能辨識後示博古者辨爲雪堂二字且曰必蘇長公物歲餘陞黃州守登雪堂瞿然有感

因出玉印示僚友且歎事之前定就印文摹而  
大之以顏其堂

陳效參善鼓琴少時遇江右人鄒仰竹者至其家  
學琴留三月餘鄒無行李止小皮箱一舉之輕  
甚每缺用則取水銀一二兩盛於小罐火方熾  
出藥一粒投之水銀旋死煎之則成紋銀矣其  
藥碧色重四分八釐煉過百金其藥仍在且不  
損絲毫後有一孝廉欲傳其法鄒不肯竟遁去

效參啟其皮箱視之中有大士前小鞋十餘隻  
皆不成對者不知此物何用亦不知此人何人  
也

郡西有胡文明者按古式製鬚鼎尊自之類極精  
價亦甚高並言不傳他姓時禮帖稱胡爐後亦珍  
之

吾松紫檀器皿向偶有之孫雪居始倣古式刻爲  
栝單尊鬚商以金銀絲繫之以銘極古雅人爭

效之

相子先華亭人善奕太祖召至京師與鄞人婁德  
達偕入見上命二人較藝子先自謂天下無敵  
手視德達蔑如也上顧中官取一紙置局下子  
先不測上意竟不經心德達聯勝啟視乃給冠  
帶告身也子先竟不得怏怏歸劉誠意作文送  
之他日榜於門曰天下棋師有野僧來較僧實  
高而佯北以誘之明旦大集友人子先連敗遂



輟其榜

張莊簡公見風俗奢侈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留  
飯儉約適情有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規  
不擡飯大賓不宰牲匪真戒奢侈而可久亦將  
免煩勞以安生又張南山尚書歸榮家訓云爲  
吾後人者生子雖多不可不教生女雖多不可  
不舉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僅給衣奩不  
必過豐疾病必迎醫弗事禱禳喪禮必依禮弗

用僧道凡故舊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甚至  
貧之不能存寧爲餓夫毋爲奴輩常處人後毋  
入公門常受鞭罰此皆羞祖辱身之事不可不  
念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立身之根本成家之要  
務子子孫孫世守之勉之近來松俗違二公  
之戒多矣不可不家寫一通以自警言

萬曆丁未四月龍盤孝塔滙浮圖雲霧迷湧但見  
其頂食頃乃散塔上闌干俱有龍爪蹟人都見

之

靈哥者山東濟寧卅猴也自言汴宋時純陽先生  
賜丹一粒吞之得飛行變幻之術金元時往來  
兗濟間設禍福甚驗至明朝尤神正統間吾郡  
張公璞爲濟寧學正相與交密時時留學舍酣  
飲或人形琴奕深目多髯着幘頭欄鞞曰此宋  
士人服也數攜珍果相餉一日懷中出柑橘曰  
吾從洞庭山得之他日張之幼子請見不許曰

是兒無良心張懇之乃夜召其子出一見遽舒  
手矜其臂怒而去曰吾謂其設心不良果然其  
子益摩得其猴毛也由是交絕

正統中錢學士溥憲副博兄弟素不相能兄嘗題  
行云種竹不須多則令人俗蕭蕭三兩竿清  
氣自然足弟和之曰誰云種竹兩三竿冷落蕭  
疎不耐看直須種竹三萬頃搖動一天星斗寒  
相激如此

相傳長泖爲由拳沈縣每天色晴朗則見甃砌石  
階萬曆元年築青浦城苦於無石父老言之邑  
侯石公岱山宇泗水採之果得巨石無數

錢傅巖良輔嘉靖辛酉已有聲邑庠夢一鯉魚腮  
上插杏花一枝昇天而去自負頗不小竟下第  
至萬曆壬午歸德沈公鯉主試南都方中式計  
夢時尚在二十二年前也

隆慶三年七月十四之夜松邊海地面風潮大作

殭屍從潮滾入城市婦女棲止樓閣水一蕩漾  
閣亦旋傾鮮得免者

隆慶二年訛傳京中點綉女一時男女盡皆配合  
不論長幼良賤有垂髫者即笄者有乳臭為夫者  
孀婦亦皆再醮禮人樂工晝夜不息肴菓之價  
騰湧月餘方息後因婚娶不倫往往成訟已無  
及矣

郡守趙公豫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

始皆咲之時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解紛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鈎鉅致人而自爲名者所存何啻霄壤

上海陳村趙二欲殺異母弟縛樹上杖數百不死更擬大杖時值晴朗忽迅雷一聲趙仆地死弟獲生

郡南門外捕魚者某攜網至黃浦邊大雨急歸至

中途避雨柳樹下雷電交作眼前通明如火其人驚鳥伏在地頃之雨歇見所持漁竿比皆成寸段豎泥潭中裂網作方塊覆竹上大小無二

徐文貞當國按院陳公文峰建青宮太師坊上扁之日按君率屬北向行四拜禮獨太尊堯山臧公挺然獨立按君問曰府官何以不拜對曰此特相公空銜耳且通衢拜跪亦不雅觀按君默然



米價之高嘉靖甲辰乙巳旱災每石一兩五錢萬曆丁亥水災次年每石一兩六錢麥每石銀一兩人啗糟糠繼以草根木葉若棉花價每兩賣至六分則惟萬曆壬子歲也

華亭小民周應文以父患心疾醫禱無效乃齋告大士一日忽剖開胸五六寸深三寸思欲取心赴普陀以獻乃入海不溺飄流二十餘里至柘林鎮坐石自如不覺痛楚千戶胡某先因母病

乞藥大士得方憐而與之歸以奉父父病隨愈  
孝子之天神共佑固如此

七寶鎮徐永齡名壽少負意氣人多中傷之正德  
間一按院過七寶鎮即於鎮上擒壽將置之法  
已而過石橋十餘處橋上俱鐫里人徐壽建按  
院閱竟歎曰此義士也立釋之後其孫三重曾  
孫禎稷皆舉進士亦善人之報云

顧豫齋七十外分析家產命諸子日供錢百文預

懸書室徐文貞與豫齋少同學壯同官老同林  
下嘗訪豫齋曰一飯公猶可備今日一設何如  
豫齋指壁間錢曰若留公飯須費千錢是使吾  
無十日之資矣文貞只得辭去後文貞薨豫齋  
往弔不哭第曰公去我隨來矣前輩何等率直  
姚龍石作家山用五十金買得主峰甚鉅甚玲瓏  
載至門首似此石跳躍舟覆竭力舁之終不能  
起

郡西東塔街居民陸姓萬曆壬子出海商販同舟者一百二十人至第三日風駛舟撼山麓衆欲登山見牛大於象異獸滿目有噬人之意不敢登而舟中水大至矣溺死大半餘者各憑竹木聽其飄蕩賴東南風一日夜飄至定海者八人遙見海岸矣岸上疑倭奴浮水而至箭銃俱發又斃六人其二人則被生擒訊知爲中國人解道驗無他故放歸陸其一也

本一禪院所藏花利佛以圓錫匣盛之匣近如盃  
內雕成一山圓如其匣用檀香刻成三世佛觀  
音文殊普賢彌勒地藏觀音兩旁有善才龍女  
十八羅漢大不踰兩黍而耳目手足毫髮畢具  
真鬼工也

倪新溪母陶氏哭子喪明已十一年忽一人踵門  
曰吾能療瞽時其孫上成均宗黨會錢具在其  
人曰諸君但少留此視之發囊出鍼鍼目兩眦

目頓能見物撫其孫頂曰吾久不覩汝今成人  
矣新溪德之手百金謝其人不受而去衆以爲  
神

上海秦曉江家有桃一株實幹並瘁委棄籬落間  
已二紀將爲爨下薪矣嘉靖己未春其子鳳樓  
公會試此桃忽然再榮榮且花花且盛賓客共  
賞而泥金之報適至

陸文定尊公志梅翁飲酒無算每歎無對飲者左

右進曰有一榼桶者量頗高然安敢對飲翁曰  
第呼之來至則先傾酒二罈於缸內各執大碗  
彼此共酌須臾而盡次又傾二罈將罄其人忽  
曰願得些少醎菜翁喜曰此求救兵者彼必負  
矣未幾復盡再傾二罈不及竟而其人已醉翁  
竟醒然

鄉父老有陸璿者嘗言周文襄公爲侍郎巡撫十  
九年爲尚書巡撫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

廷不知有缺乏或問其故曰當時濟農倉米常  
數十萬一遇水旱便奏聞免糧奏上悉准所免  
之數即以濟農倉米補完俟豐年仍足前數所  
以民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也

成化戊戌濟農倉積米諸縣皆滿尚餘七萬石寄  
積於水次西倉時顧東江之父可聞公以老人  
選差監守自戊戌至丁未凡十年始得放完蓋  
其所積既多揆陳放之次第不及故也當時米



粟之多如此故水旱不虞未聞空乏有如今日  
者安得起周文襄於地下與之講有滿無患哉  
伍尚書文定公嘉靖甲申以操江蒞松有昔推常  
郡此盤糧米粟陳陳盈四億之句詩雖不工而  
當時儲蓄之富可徵也按伍公推郡時當是弘  
治末猶有四十萬之積況周文襄時耶今則絕  
無濟農之倉廩虛設矣爲之一慨

弘治庚戌會試主考徐文定公夢人餽一大錢又

夢人餽黃牡丹二本時錢鶴灘有聲塲屋王守  
溪曰大錢之兆其在福乎獨牡丹之說未得楊  
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不聞洛陽相君忠孝家可  
憐亦進姚黃花爲錢惟演故事乎斯人也高科  
必矣而非端士是科會試廷試皆第一而不克  
終

硯耕餘錄云採花涇顧宅於萬曆壬寅三月初五  
日聞庭前草中有聲嘖嘖不止隨掘之得一草

長尺餘具人形手足頭面與人無二且有陽道  
掘起時尚能作聲即以刀截其頭出沒紅水而  
聲亦息矣

景泰間選內侍九人於文華門廡讀書習字欲取翰  
林二人教之時太監王忱舒良以嘗從錢原  
溥學示之意錢不悟曰萬千好處不肯玉成我  
何又以此見屬王舒乃傳命內閣推舉倪呂二  
公不踰月俱陞侍講學士時被顧問賞賚優渥

錢始大悔

張雙鶴六十餘再娶楊氏初婚時楊語女傭曰阿翁何得常至閨中女傭曰此若夫也楊大哭後生子一即大綸不十年楊故雙鶴殞之事之不可知如此

萬曆中歲饑人情怵怵一當事者令人擬告示禁約俱不稱意乃取一白牌大書八字曰饑民必救亂民必斬

古云詩有別才吾鄉馮子潛不曾讀四書詩儘佳  
有集行世又一友少讀書至雍也第六即棄去  
後作詩亦有奇句古語當亦有據

金澤寺側有業販者嘗游寺中見一羅漢背有  
孔手探之得金字金剛經一卷持至吳門識者  
曰此子昂真蹟也即以二十金買之販者乃悉  
破羅漢背而取之遂成富室

莫廷韓得一古琴梅花斷紋聲極洪亮後廷韓臥

病忽一日此琴七弦俱絕尋不起

文無害唐思橋華亭十二保人也屋後有一樹樹下有五神廟唐之僕婦爲神所魅唐惡之伐其樹爲梁而今僕婦他徙未幾唐雉經死正懸此梁而僕婦竟失去一乳失時無血亦無疼痛後婦亦無恙

洙涇鎮趙穀捕盜之魁也嘉靖壬戌南都劫盜公行捕之不得乃檄穀往至留都十日都無影響

偶於通濟門見一瞽目推命者曰是可疑也即  
令人肩一木向瞽者撞之瞽者回面而避穀曰  
是矣即尾其後出通濟門七八里至一小房入  
門穀撫其背曰特來尋汝瞽者曰吾知之矣得  
非松江趙君耶兩目忽開出酒脯相款曰君宜  
速還至來月晦日到宅奉候并有小盡穀見其  
言詞慷慨侍者三四俱精悍遂許之尋歸至晦  
日掃戶以待竟不至又旬日穀復抵白下詰其

負約之故瞽者笑曰前月晦日君何睡之熟耶  
薄儀已留君床頭矣穀亟歸視之見大銀二錠  
七首一把在枕下不覺流汗浹背從此不敢至  
南都

宋徽宗內庫所藏玉杯三其一名教子昇天內外  
光潤絕無纖埃杯口三面聳出螭頭如生真神  
物也二名八面威風三則單螭作把外多花紋  
甚細瑩白甚於教子而神稍遜其一其三向在



朱尚書旋溪家孫少愚文巖分得之文巖不能  
守以教子杯典吳門三百金已而從兄司成文  
石公以原銀贖歸而單螭杯在少愚處者後亦  
歸司成矣司成捐館無子立弟太學文泉子爲  
嗣而諸寶玉器則司成夫人平湖陸氏謹司之  
萬曆壬午秋陸氏卒陸宗族無不垂涎其業乃  
訟太學於浙平湖劉令逮置園扉家瓜分其有  
時陸有顯者曰兩玉杯至太學生還矣於是亟

取獻之杯到之夕太學之室胡氏忿然曰太學  
之禍此爲崇耳晚杯欲擲之地左右失色請曰  
如太學何胡曰且休矣猶當辱之乃出錢二十  
五文沽平湖薄酒一尊斟玉盃中遍賜所養臧  
獲明日上獻下午出太學於獄又明日張筵款  
太學歡飲而歸後詠白公成進士具疏辨冤取  
原杯以還立碎之

近來中國人都從海外商販至呂宋地方獲利不

贊松人亦往往從之萬曆三十七年焦慎君偕  
一僕商於彼歸而渡海爲六月十八日舵壞風  
飄至鬼山山不甚高長可百里有廟在上中多  
白骨廟內外白鏹遍地不幸舟過其下卽爲亂  
石所破有死而已於是有力者剖海舟裂綿編  
筏作歸計焦亦令僕佐之編訖僕舉身跳筏曰  
官人不得相顧矣焦號泣呼之不應不意筏輕  
浪大遂見諸人盡溺而僕亦飽魚腹矣所存惟

貯水一器頗巨焦以三木架其三面而與同事者三人共坐其中解裙爲帆時二十四日也日咬生米少許幸風駛三日夜見漁舟急呼救命出大銀錢二贈之漁人翼至舟知爲闖地月餘抵家假令當時僭僕登筏又安得獨生哉乃知天意有在

上海北橋瓶山道院舊有井逼院門東萬曆甲申秋夜雷雨大作忽移至河邊石甃如故離舊址

五尺餘矣里人報知邑侯許公親往驗之陸文  
定命建亭其上董太史名天移并唐宗伯爲碑  
文

孫文簡所居之左爲太清道院當路欲舉其地畀  
公公曰此童時所釣游也其羽流亦舊所交與  
吾既不能營葺耳忍奪之乎又一葬地與公第密  
邇公榮歸其人欲徙去公不許乃築牆以障之  
只此二事何等忠厚其子雪居竟無後天道殊

不可曉

王季常萬曆壬子科場畢在聚寶門內忽遇其父  
留庵公言家事甚悉且云汝今年第二篇不得  
意不中矣忽不見後揭榜季常果下第然無  
他異

千山圓智寺有磚塔歲久將傾因重建拆開內有  
舍利子數粒如雨花臺小石子瓦匣盛之又一  
銅觀音古錢斗許其金字經一卷見風即化

嘉靖癸丑魍魎鎮一婦忽生鬚時縣差以事攝其  
夫不得從壁間窺之以爲男也遂攜至邑觀者  
如市

萬曆辛卯六月初四日西湖道院內小方池水忽  
作五色紋頃刻變幻至初八日方止觀者如堵  
杜韋者名娼也與范孝廉允謙一見語合情如膠  
漆孝廉故瘠弱病且淹淹矣伯中方公患之訟  
於官冀得杜絕孝廉因服公庭言詞酸楚度不

能久留乃偕之燕中未幾卒杜扶柩歸旦且渡  
江是夕沐浴衣孝廉所製衣凡孝廉所悅詞曲  
數闋一二向柩前歌之又將孝廉所作詩朗吟  
數首天將曙矣命酒致奠哀不自勝乃啟蓬牕  
躍入江中而死

嘉靖乙未西門外楊氏造小房築短牆於外忽照  
見松江城影宮室人畜市井貿易歷歷可見近  
地尤爲纖悉一時喧傳郡邑官長比日來視楊氏



懼以墨塗之或承紙其上復見究不知爲何故  
張家宅地方一婦爲五神所迷來時服飾甚麗必  
攜酒榼黃白之器盈案其婦侍酒常留一老嫗  
作伴神云此嫗餒矣可與之食今此婦攜去嫗  
卧目見銀鍾内菓甚富第不能起食耳飲畢五  
神留其一與婦同宿率以爲常

西門外染坊内一人與某妓情厚欲娶無貲時時  
對泣時西郊演神劇二人移舟往觀旋登馮氏

西臺泣不自己各解足紉緊纏其身共躍急流而死

松俗婚禮必用花髻以紙爲之價之多者至二三金又新婦到門禮人斬蔗徐文貞云國初念小民不能備鳳冠命以紙代今既有金銀冠矣安用此爲至於新婦到門正要吉利乃將蔗一刀兩斷殊屬不祥故此二事文貞家獨不用  
倭據新場殺人無數一人被傷太重夜半方甦聞

人云此人合在清淨處者乃接至家中不意明日倭復至此人急走過橋倭已對面遂跳入水倭用刀殺死乃知清淨處即水也

彭魯溪袁與山社友也與山子太沖公年甫八歲常侍側自稱小相公彭因試對曰願爲小相太沖答曰竊比老彭彭又令其背書見書腦裂碎云書腦經年葉落爲恁風霜太沖即云燈心徹夜開花因何雨露彭大稱賞以女字之後翁壻

同登嘉靖甲辰進士

曾定庵家居有人到門大罵家人稟知公曰知他罵何人後呼名大罵家人稟曰今呼名矣公曰世豈無同名姓者閉戶可也不三日罵者竟死公語家人曰使前日一與較今日生多少口舌矣

倭亂後夜聞鬼泣雖衆喧鬧泣自若也第云倭子來矣便寂然

徐文貞甫一歲其父攜之任山路險峻昇夫失足  
文貞墜深谷中舉家痛哭幸依桂樹枝從容得  
不死衆抱起時文貞正熟睡也廿年相業豈無

神護

徐裕湖偕陳效參數輩往海鹽塘看日出時方五  
更諸公列坐塘上仰見一龍從南來作黃金色  
首尾鱗甲纖悉可覩食頃始滅

某姓遷葬其母歲久棺木已朽僅存枯骨一奴面

而嬉笑歸即發狂云我赤身在此汝何得咲我  
叫號終夕死

鄉間一大姓有子方週歲值熱天遍身疼痛啼哭  
不休延請諸醫束手無策王起雲後至云能以  
十金酬我一刻即愈主人唯唯乃濃煎甘草湯  
浴兒未幾兒即睡去半日方醒已不作痛矣主  
人大喜出銀酬之特問小兒何病王云此乳母  
抱令郎納涼爲刺毛所着耳故以甘草湯浴之

若豫說明君豈肯以千金酬我哉衆大笑而別  
朱同玄住莘莊鎮隆慶甲申被盜采米幾盜就擒追  
出賊書一封乃糾同夥者云適有好酒一缸無  
人喫得願借快馬二十匹前往莘庄嘗之  
願豫齋生時其父夢尼父攜一童昇之覺而生公  
左足拇有一玉麟頭宛然

雲間雜誌卷中



雲間雜誌卷下

明華亭撰 人闕

平湖陸 烜訂

馮文所云漢諸侯王皆遙受封之國今之山人皆不在山而日置足朱門亦當稱遙受山人矣  
顧少參左山與一山人善出行券相眎首作元旦  
有懷三閣老左山云到除夕亦當懷我輩矣  
近有節婦之父山人之子俱布衣也輒乘大轎拜

客衣冠僕從甚都人稱爲節婦封君山人公子  
上海寶山地方嘉靖癸丑民家蓄一雞鼓翼長鳴  
作人言曰燒香看和尚一事兩勾當後倭夷進  
香陽山風便焚掠累歲卒破縣治

隆慶辛未冬海上來一巨魚長十餘丈濱海人競  
割其肉售之其肉煮之難熟且如敗絮不可食  
曹定庵爲黔中分巡所過必有題詠書壁間比反  
則屬和殆盡詞翰俱佳訪知從行指揮某所作

後某犯罪當落職曾特赦之及歸某持千金爲報公卻之曰吾惜汝才耳豈有私耶

信史載萬曆辛丑八月上海長橋南有流丐叅數猴曰假扮戲爲生夜則縱入人家攘竊不意猴逸去鄉間婦女間被淫污一婦堅拒被猴裂乳而死自是各村夜篝燈擊柝以禦示之後被獵人殺死乃安

萬曆丁未九月金山衛海塘隅一虎至傷三人衛

卒逐至浙界而返相傳嘉靖壬子有二虎浮海  
傷人正德己巳北山有虎食人俱真虎若成化  
甲辰村落訛傳有虎乃盜蒙虎皮竊不者夜不  
辨遂爲虎耳

崇禎五年有虎踞於浦南沙岡後從漕涇被獲不  
甚傷人

神山舊名神鼉伏首引尾形肖鼉故名相傳是山  
歲出圓石以爲鼉卵後人鑿其首遂不復出山

之陽有道院顏曰神龜仙館相傳爲呂洞賓所  
書篆宗垂露筆法古雅而中款真神品也其蹟  
爲太尊吳公黃洲取去今榜益臨本

縣南夏氏欲穿井術者謂門內外數尺間皆吉疑  
而卜之東門陳氏視兆訖曰異哉內外皆有井  
內井有寶玉氣浚時須慎之既穿三尺許有石  
板其下乃鴛鴦井門內者有古密器數百枚惜  
多爲淘井者所碎

馮南江論劾方公獻夫罪死其子勅齋年十四日  
哭長安街攀責人輿許之偶方公過勅齋亦攀  
輿泣訴方曰汝父今何在勅齋曰朝廷欲殺一  
諫臣而宰相不知尚謂國有人乎方默然

馮南江爲南侍御巡視上江會世廟遣內相設醮  
齊雲巖南江亦往行香拜畢內相以長柄香爐  
付之南江南江曰此守土官事也我出使官不  
同遂不受衆服南江一時權變之妙

永樂中吾郡大水朝廷命通政趙居任治水嘗登  
超果寺橋令居民插茭蘆水田中曰望青亦可  
也民不悟從之後皆據以起稅時有白水徵糧  
趙通政之謠

又萬曆十五年三十六年霖雨連旬一望皆成巨  
浸止蒙折糧得免加耗而正項白銀徵七緩三  
明後年一切追納小民何堪之

勝朝水蕩畝徵六十文以實計之爲錢三四文而

已成化三年撫臣邢宥括得業蕩畝稅米三升  
猶以爲重弘治末加至五升三合六勺嘉靖間  
則六升有奇至萬曆間增至一斗矣

章鹿苑居超果寺東隅舊爲文學王君居王之子  
偶出爲崇所憑自云山東某縣學增廣生倭亂  
時來松訪舊爲亂兵所殺游魂無所歸因嗚咽  
口占曰霜凝畫角鼓聲沈血滿刀頭怨氣侵魯  
地別來吳地死從教漂泊到如今其意欲王申



文城隍廟轉牒山東一路無礙王如其言爲祭  
遣鬼將就道復口占謝曰銅雀空臺歌管稀孤  
魂漂泊久無依從今試上東山望目斷雲間一  
雁飛因出門仆地而醒越一日復作嚙語王問  
鬼何故復還云感君提拔無可報德此居定得  
聯捷勿爲他姓得之王貧甚竟售之鹿苑甫遷  
入萬曆乙酉丙戌聯捷

萬曆庚戌徐金吾維岳入都將小船載米入官舫

道經洙涇萬安橋水最急處也舟覆二僕溺死  
撈屍不得明日得一屍乃女人無頭者二僕竟  
不得相傳橋下有物如鰲頭見則覆舟殞命不  
可不知

萬曆己酉六月上海徽商家烹一蟹內有胎胎中  
一小兒長二寸眉目畢具時顧無懷在潘同江  
家同江則徽商之居停主人也無懷親往觀之  
衛玄洲家莘莊偶栽花掘土見一石皮下有莖色

瓶瓶中無他物止有一瓷碟在內瓶口甚小不知此碟何以能入後瓶已碎其碟伊子涵谷猶藏之

衛橋樂作壽藏於辛庄開土得一古錢繡蝕不辨年號下有水湧出急將土掩愈掩愈湧無可爲計乃仍將錢置故處其水立止遂成壙後作昭穆穴亦有錢大者如酒盃但無水耳

萬曆戊子大旱郡西南李塔滙塔頂仰盤有一物

盤旋其間狀如猴數日方去人疑爲旱魃云

沈東林云南鄉一家以耕種爲生有大樹一株遠在數百武之外樹影落其金中厯厯可見一日送酒之田飲畢將壺掛樹枝竟忘攜歸則見金中樹影宛然錫壺在也

龔方川嘗卧至夜分倏然而起持燈坐中堂厯喚家人分處某事某事畢則仍就寢旦日問之毫不知也每歲必有四五次家人習熟殊不爲異

我松郡城園囿之勝以顧氏東園北園爲冠東名  
熙園大可百畝中有水一派汪洋浩淼樓閣環  
之真酷似仙山樓閣者而羅漢堂梅花東廊數  
百步尤茲園最勝也第東脩則西壞今子孫難  
守耳北名濯錦廣不及熙園之半頗有山林之  
致顧君實復建一堂可坐百客堂成未幾君實  
棄世後遭鼎革二園皆爲秦莽

蔡公龍陽從筮仕司理至開府粵西歷官三十餘

年始一歸省食淡衣素無異寒儒後陞南少司  
馬歸見市上有賣鰓魚者偶向僕言之其子烹  
之以進公大怒曰此時魚價必高窮口腹若此  
非與我共守家業者也棄不食夫儉美德也然  
以少司馬之貴食一魚何過哉况甘旨之奉何  
忍棄之

徐氏有富僕某無子病革邀其主仰齋至卧室囑  
以後事仰齋見其帷幃以貂皮爲之又見一五

彩服驚視之乃中衣也而以蟒龍裁製仰齋不  
悅而出

倭夷入寇巡檢宋教等三員統兵出戰俱歿於陣  
停喪嶽廟按臺周公觀所哭之慟曰汝三人得  
死所矣不知吾輩若何耳此善於激勵人心者  
擣齋漫錄云雲間酒沒有作行香子詞嘲之其詞

曰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三道會買箇三升打開  
餅後滑辣先聲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

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餅約重三觔君還不信  
把秤來秤有一觔酒一觔水一觔餅此詞譏沒  
酒最工但不知何年何人所作起語浙右華亭  
豈尚屬嘉興路耶

倭夷焚燬西郊房屋無算昇冠平主者重建其瓦礫  
悉棄之跨塘橋外水中條勿成堆於是馮侍御  
南江因而填土衛以巨石宛然一洲矣乃建寺  
觀樓臺於上傍創忠貞祠祀秦伯文王周公夷



齊留侯武侯狄梁公文文山凡十人命曰迴瀾  
臺夏日游人多登之

我朝草書以張東海爲最甚其操縱闔闢無不如  
意且姿態橫發不襲前人畦畛疑顛素以後優  
入妙品世所謂斜蚓驚馬蛇未足喻也時求書者  
塞戶遠夷求慕至以十金購書一紙百餘年來  
真蹟益寥寥矣其玄孫太史君一公重價搜訪  
亦不易得

張東海守南安日布政某將入覲緘紙一篋索公  
草書曰爲京中人事公咲曰此欲以草書役我也  
止書四紙以塞其請餘紙悉封還

南門外某姓一妬婦知婢懷妊日夜痛毆既媿身  
逼今棄兒於水婢不得已將兒繫之木板以釵  
一股置兒衣間冀得收養適一婦持木槌浣衣  
溪上見而收之方用手接兒推忽墮水流至妬  
婦門爲其婢所得懸之壁間不兩月盜入其家

即將木椎推殺妒婦其夫方知兒之溺死也後  
六年拾兒之父偶至婢所見木椎認爲己物婢  
問失椎之由云爲擄兒滾入波心復問兒衣間  
有何物曰有一釵今尚在婢即日索釵視之果  
前物也重酬其乳食之費攜其子歸張友蓮作  
木槌記

閻太守月川公蔬食布衣蕭然如貧士僚屬鄉紳  
有所餽遺通不受偶司憲范公岫雲語閻曰晚

生有菓一小盒欲獻太夫人不敢輕致閭曰試  
取來果一小盒內潭筍二莖檳橘四頭風菱二  
十枚山藥二株閭忻然曰尚欲稟之老母時太  
夫人年已九十三歲傳言俱受謝別旦旦貳守  
知之乃備菓菓十二盒送進閭公不勝憤詈帖  
亦不受

衛庠向無科第有之自曹雲閣始

董思白乃尊名漢儒少爲諸生已故萬曆己丑思

白會試夢與乃尊同榜自以爲不得中矣揭曉  
思白中第二名董誼庵名漢儒同年進士

董公擇守綿州日見藏金甚多不顧亟以土掩之  
一僕取其二錠公曰此銀必不可動動則十指  
俱壞益恐嚇之非真有所見也其僕至家十指  
果隋盡

沈東林於華亭縣治西中亭橋見一物猪頭狗身  
觀者肩摩

嘉靖戊午董幼海論劾分宜之子已而吳公悟齋  
張公鶴樓相繼論奏董既與徐文貞至戚而吳  
張又文貞癸丑會試所舉士嚴疑文貞陰主之  
嗾典獄者置三人死律脇引文貞三人被訊慘  
毒絕而復甦終持初志不變

小崑山陳氏者負人三十千不能償爲主人所逼  
欲鬻其婦不能自決夫婦相持而泣有客過之  
問知其故憮然曰所負多雖鬻汝婦烏能償也

我不忍見汝夫婦生別陳大喜謂客悅其妻呼  
出令拜客客曰無用此爲贈以三十千拂衣登  
舟不告姓氏而去

錢鶴灘家居有客言江都某妓動人公即整裝而  
行適巡釅使者公門人也珍重邀公公辭隨訪  
妓知已嫁鹽商矣乃往謁商商亦答拜邀酌公  
具道遠來之意祈一見妓耳商許之出妓把酒  
酒酣妓出白綾悅請留新句公遂書一絕浚羅

衫子沒羅裙沒掃蛾眉沒點唇可惜一身都是  
沒如何嫁了賣鹽人仰天大笑而出旦日竟歸  
醜使蹤跡之已去遠矣

顧挹江文僖公之孫也善鼓琴每夜有一狸竊聽  
怪之乃杖劍逐狸入大穴中掘得一琴古色蒼  
潤聲亦清越遂名爲狐狸琴見琴雅

有一學究設館鄉曲輒稱錢鶴灘我門生也主人  
以此甚敬之忽一日錢訪主人學究大窘乃往



舟中謁錢長跪請罪錢云有何不可頃之登岸  
即稱業師執弟子禮竟日後學究入城謁謝錢  
錢因語之曰嗣後慎勿復爾前輩長厚如此

楊玉山者松之富商也成化間以稅事至南都遇  
妓張小三者推齒雅容不肯就門戶楊一見語  
合遂捐數十金成婚踰月楊欲歸張願隨之楊  
以婦妒堅辭然歲必三四至京留連旬月所贈  
遺已千萬計二十餘年楊田產一空婚嫁無策

怏怏失明張聞之直造楊氏之廬拜主母捧楊  
首大慟乃悉出向所贈金珠具妝嫁其二女并  
爲二子納室留侍湯藥一年楊死復脫簪珥殯  
之守其柩不去既免喪其父母強之不歸訟之  
禮曹移牒逮之急不得已泣別其靈而去至家  
不面一男子考終於舊院

諸午泉得一峰石高二丈儼若人形幘頭大袖名  
爲待漏石從漕涇楊氏重價得來左肩有九天

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二句非刻非寫  
每至天欲雨氣蒸石潤十四字隱隱可讀殊不  
可曉

徐文貞公識見超卓言詞敏捷嘉靖乙丑會試中  
庸題人道敏政一節孟子題詩云天生蒸民一  
節世廟問文貞蒲蘆何物彝何義文貞奏云彝  
是有恆之義蒲蘆乃長生之物上悅又聞嘉靖  
乙卯順天鄉試首題仁以爲己任二句次必得

其名二句司禮巨瑞見首題之下有死字持主  
考甚急宣言於朝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之  
下不知是何語文貞應曰就是必得其名必得  
其壽了巨瑞默然

青浦北地名孔宅誌稱孔聖三十四代孫楨事隋  
爲蘇州刺史僑寓於此遂居焉地有梁紇廟孔  
子廟顏淵井宰我塚詠歸橋瞻在軒及先聖衣  
冠墓年遠廟像剝落墓址傾頽萬曆乙巳秋陸

伯生倡義修復煥然一新伯生歷舉其靈異云  
嘉靖間里人掘聖墓聞其中隱隱作雷聲懼而  
退又聖像側有顏曾二像島夷犯境毀曾像俄  
一人帶兩纓者與戰良久冠遁去人疑子路之  
靈故塑像以配又孔墓向屬雷氏完糧雷貧乃  
負聖像至郡哀訴賈侯新其像送歸免稅是年  
麥秀兩歧又萬曆某年土人伐廟樹口鼻流血  
乃止又殿傍老樹鶴巢其上殿瓦悉污一夕風

雨拔樹鶴皆擊死而片瓦不動又脩殿完有七十老人緣梯繪棟失足墮竟不死真有神護徐文貞督學浙中有一生結題內用顏苦孔之卓語公批杜撰後散卷生稟曰此語出楊子法言公曰本道科第早未曾讀書遂揖生云承教衆情大服

萬曆二十二年八月有人在平湖帶一黃色牝雞至郡西門外三足後有兩竅各自生卵衆共見

之

徐文貞公居首揆時偶有一事觸聖怒命逮下獄  
禍且叵測會地震立免此松人所罕知者

張少塘之室抱病卜當賽神計費銀三兩少塘唯  
唯至祭日乃如數將銀分作十封召親友之貧  
者贈之曰我知破財爲福而已其室旋愈

邗東門外蟠龍塘普門寺側一無主古墓爲里人  
張雕盜發有誌石乃宋時錢參政良仁妹諱惠

淨封孺人生一男五女破棺無穢氣顏色如生  
口脂面澤若初傅者冠服亦不朽腐得金銀首  
飾器皿甚多至脫其繡履相玩弄人以爲異  
司獄司前日河橋上橫架一石即橋闌也長如其  
橋戲輕搔石端彼一端即聞其聲向來爲人所  
搔石上遂成一坎

徐長谷郡中賢者夏日送客出門云科頭跣足幸  
勿罪一人竊聞之以爲送客宜有此言一日衣



冠送客亦云科頭跣足幸勿罪客咲曰君誤矣  
此人正色曰徐長谷豈有誤

吳友以蚊比妓詠蚊一闋寄黃鶯兒錄之名賤且  
身輕遇炎涼起愛憎尖尖小口如鋒刃叮能痛  
人叮能癢人嬌聲夜擺迷魂陣好無情偷精吮  
血猶自假惺惺

唐橋富氏其先一老媪家歲一寶物有四老人備  
禮造訪求觀其實媪治具留四人午飯以瓦壺

盛酒四人飲至醉復請曰寶可得觀乎媪曰寶  
在目前即瓦壺也不火而酒自溫愈飲而酒不  
竭一老醉甚把玩間失手墮地而碎四老踟躕  
殊甚媪笑曰凡物成毀有數何必介意賢哉媪  
也

華亭之鶴多稱下沙蓋自海外飛集其地非下沙  
產也高大異常嘗聞鶴性飛集此地常數月不  
易其處故羅者每踵蹟得之

倭亂時一公差差往廣東調兵路忽遇虎負往一  
大樹下掘土覆之徑去公差俟其去遠急緣樹  
杪避之少頃引一巨獸至背濶方平頭似虎而  
巨若以此人作供狀不料已去獸遽怒搏虎食  
之而去

萬曆己丑春海洋中浮出一艦長三十六丈艙如  
之檣半之濶八丈鎖鑰以金銀頭艙髑髏無數  
謂是昔年塞老鸛嘴者不知是否

萬曆丁丑冬灑湖傍忽湧冰山約高數丈長二里  
許峰巒洞壑無所不有月餘融釋四方來觀者  
無虛日特以堅滑不可登耳先是湖中冰堅不  
通舟楫一夕傍湖居民聞萬馬之聲從牖中窺  
之見燈火千餘及明乃見冰山始知神所爲也  
萬曆三年夏五月晦大風海濤山立怒號而西注  
敗塘於滌關六百五十丈又敗塘於白沙二百  
丈漂沒廬舍百十區民死者數百人潮乘其缺

日再入流溢派分徧及四境而潮味鹹所過禾  
麥豈蔬立稿適歲旱民不能灌溉賴楊父母臚  
山公冒暑循海行二百里具得其狀以白兩臺  
監司各捐贖金千餘兩擇吏董厥工凡數月塘  
成長八百五十丈高厚各一丈五尺趾加厚二  
丈民甚賴之

隆慶三年丈田均糧僉憲九石鄭公郡守洪溪衷  
公謂泖塔在湖心淪沒不常遂得免科給帖存

照萬曆元年復建青浦泖以西俱屬焉獨泖  
塔基因不起科仍隸華亭

七寶鎮寺西有羅漢松一株大可四圍中空有冬  
青木寄生其大且如斗矣萬曆二十年有一巫  
妄稱五神棲止樹上潛置火樹中以愚遠近曰  
此神燈也越三日不意火大發千年之木遂成  
煨燼豈不可恨

武弁張赤虬出海爲風所飄見一大石門即避風

其中有山有田鶴高丈許間無人煙張登山見  
蘭花盛開摘之則縮入地隨采其葉斷處流血  
且有腥氣

孫雪居製一舟名雪蓬制作古雅可坐十人雪居  
捐館此舟屬之陸咸齋未幾咸齋卒有吳興筆  
賈茅姓素縱肆謀得其舟往來吳越居然士夫  
至癸丑夏茅入舟忽見孫陸二公共坐舟中大  
駭隨得心疾狂呼奔逸其父用鐵索錮之此雪

蓬爲之祟也

相傳袁海叟避禍歸洋狂自辱令家人以糖拌米  
潛置籬落間公匍匐食之上命公爲本府教  
授使者見其取食不潔遂奏爲真病得免

徐師庵宅將燬之前月餘凡空房邃至及櫺簾廡  
庾之內無處無火煙從隙中出啟之火皎皎也  
至燬之夕如數十人從內喧嚷而出廣廈百間  
頃刻燬燼



錢涇橋北有二尼姓方者禁足袁姓者迎賓各宅  
眷爭先布施數月後一隣人夜聞關房內笑語  
聲旦視之扃戶如故乃從隙中窺見佛座下一  
穴正通關房袁夜分而入未明而出乃密報里  
排地鄰共驗袁者爲尼方者乃僧也於是逐去  
有方和尚盜圓尼姑之謠

都公譚纂云松江上海縣十字廟前有農家誦經  
颺播偶有行者暑倦置牛皮於牆下忽陰雲四

合霹靂擊碎播竿牛皮不知所向但見農家屋  
上竹丁萬計皆長三尺許人皆異之

郁華谷徐文貞姻家也郁貢期尚遠文貞特懇宗  
師周公觀所令其超貢周恐衆心不服乃集諸  
生諭之曰天子至尊設相公引薦一人則用之  
乎衆曰然宗師又曰天子尚然何況本院今存  
翁老師特薦郁子超貢本院不得不從諸生  
謂何衆唯唯郁遂膺薦

孫毅齋之兄守齋少穎悟十一歲竊從家人往觀  
競渡比歸其父雪岑公欲責之諭曰汝能作一  
詩當貸汝守齋應聲曰虎艾懸門日龍舟競  
渡時屈原遺恨在千載沈蘭思可謂敏捷

嘉靖壬子春徐長谷同一二友人步郡治前見賣  
鱉魚者徐問曰吾松向無此物汝從何處得來對  
曰網之黃浦中徐歎曰介冑之物忽至兵兆可  
憂也同行者迂其言來年癸丑倭亂

阿紅者姓王京師人父故遭水災其母偕其子王  
應龍及紅就食長女之嫁於徽者附漕艘而下  
時紅年十三妍麗無比中途有嘉湖樂戶徐姓  
一見紅慕其色欲以重價居之母兄不應也乃  
謀之土人土人曰誠捐五十金保爲君致之徐  
應曰諾第須送過大江耳土人亦應曰諾乃覓  
輕舸艤漕艘旁夜鑿漕艘水大入王媪睡夢間  
令應龍收拾行囊身以被裹紅置舷上時滿船

驚擾土人遂攜紅入輕舸挂帆而南果至京口  
付徐酬亦如約徐攜歸嘉禾教以清歌歲餘載  
至蘇常二郡所入千金矣最後至吾松朱家角  
大爲角中諸院所珍重而紅母兄之在長女家  
者念紅不置遂於吳下徧訪不得乃以萬曆辛  
亥六月過松至莊家行遇紅時紅已年十七且  
悲且喜徐無可爲計詭曰當合作一家耳未幾  
計令應龍市肉屠者毆之令人報其母母急赴

子難而徐放舟如脫兔矣紅號泣三日夜不休  
徐惡之乃以木錐錐其兩脛遂不能行寸步仍  
泊舟朱家角僻處後應龍母子緝知奔告青浦  
捕衙俱逮至邑中有陸老虎者為徐畫策擁  
應龍至一蕭寺中逼寫鬻妹身契僧頗憫之決  
北牖令應龍急走途遇蕪湖染工數輩備述其  
故中一人曰邑中無正官錢神為政子寃何從白  
耶何不走郡中訴之應龍曰善如赤手何此人

乃倒橐典衣得一金界之間道同至郡具訴二  
守陽華朱公訪實斷紅還其兄斃徐於獄而陸  
老虎諸人俱置之法醫者姜姓受賄妄言紅係  
流火并撻之闔郡無不頌朱公神明也

乾隆戊子十月余方卧病決旬忽有吳興賈人  
携示雲間雜誌一冊亟取披覽則其中所載如

倭亂始末及五神迷崇事甚詳他若方正學有  
後青浦孔完等皆非瑣瑣記載者又所載國初

有一高士自號全翁即烜遷平湖始祖先人有  
碩德嘉言爲之雲初允宜亟表爰付剞劂而謹  
識於後云晉山農陸烜

雲間雜誌卷下





雲南山川志

雲南山川志

明成都楊慎撰  
平湖陸烜訂

玉案山

玉案山在雲南府城西二十五里一名列和蒙山  
秀麗多泉石石有甚盤山北平坡中有三泉如  
盆池郡人春日游賞於此山中有玉案蘭若

金馬山

金馬山在東二十五里西到碧雞山中隔滇池山  
不甚高而綿亘西南數十里上有長亭下有金馬  
關

碧雞山

碧雞山在西南三十里東瞰滇澤蒼崖萬丈綠水  
千尋月印澄波雲橫絕頂雲南一佳景也漢宣帝  
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祀而致遣王褒  
往祀至蜀而卒顏師古謂金形如雞碧形如馬未

知果否

太華山

太華山在碧鷄西北

軟霧山

軟霧山在嵩盟州東四十里世傳蒙世隆征烏蒙  
得四女歸至此山四女遙望故鄉俯仰歎息忽山  
巔霧結三峰蠻謂三爲軟霧爲雲其山酋率獨  
峻登眺則雲南悉在目中又名峻葱山

滇池

滇池在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一名滇南澤周廣五百餘里合龍盤江黃龍溪諸水匯爲此池中產衣鉢蓮花盤千葉蕊分三色下流爲螳螂川中有大小卧約一山史記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漢武帝欲伐滇國於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

瀑布泉

瀑布泉在府城西二十里寶珠寺後崖高十餘丈  
泉自上注下噴珠濺沫清澈可愛

點蒼山

點蒼山在大理府城西高千餘仞有峰十九蒼翠  
如玉盤亘三百餘里山頂有高河泉深不可測又  
有瀑布諸泉流注爲錦浪等十八川蒙氏封爲中

嶽

鳳羽山

鳳羽山在浪穹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羅浮山相傳  
蒙氏細奴邏興時有鳳翔於此故名鳳羽後鳳死  
每歲冬衆鳥哀弔其上故又名鳥弔至今土人於  
鳥來時舉火取之鳥見火輒赴火自死

九曲山

九曲山在洱河東百餘里峰岳攢簇狀如蓮花九  
盤而上又名九重岩上有石洞人莫能通

西洱海



西洱海在府城東古葉榆河也一名洱海又名西  
洱河源自鄧川合點蒼山之十八川而匯於此形  
如人耳周三百餘里中有羅荃濃禾赤崖三島及  
四洲九曲之勝下流合於漾備江濃禾島形如几  
案故又名玉案山

判文山

判文山在臨安府城南二十里高千餘仞中有三  
峰削出如筆架昔大理段思平外舅魯判居其上

因名有祠在焉

碧玉峰

碧玉峰在寧州北五十里巖石磷磷下瞰撫仙湖  
波光涵浸如碧玉上有碧玉神祠傍有石如懸鐘  
又名石鍾巖

玉壁山

玉壁山在定遠縣東六十里高可千仞望之色如  
玉壁其東有鳳羽山南有易者山北有絕頂峰皆

丹崖壁立高出羣山之表

雪山

雪山在麗江府西北二十餘里一名玉龍山條岡百  
里歸巍十峰上插雲漢下臨麗水山巔積雪經  
春不消巖崖澗谷清泉飛流蒙氏異牟尋封為  
北嶽

九隆山

九隆山在司城南七里山有九嶺又名九坡嶺沙

河源出於此相傳昔有一婦名沙壺浣絮水中見  
沈木有感因孕產九男後沈木化爲龍衆子驚走  
惟季子背龍而坐龍因舐其背靈語謂背爲九謂  
坐爲隆故名九隆長而黠遂推爲酋長山下又有  
一夫婦生九女九隆兄弟娶之種類遂蕃皆刻畫  
其身象龍文於衣皆著尾世居此山之下諸葛亮  
南征時鑿斷山脉以泄其氣有跡存焉

哀牢山

哀牢山在司城東二十里本名安樂夷語訛為哀  
牢絕頂有一石如人坐懷中有二穴名天井土人  
於春首視水之盈涸以卜歲之豐凶至者見水溢  
以為吉兆穴下相通取左穴水則右穴水涸取右  
亦然又山下有一石狀如鼻二泉出焉一溫一涼  
號為玉泉故又名玉泉山

博雨山

博雨山在永平縣西南四十里一名金浪顛山一

名丁當丁山極爲險隘乃蒲蠻出沒之所

瀾滄江

瀾滄江經司城東北八十五里羅岷山下漢明帝  
兵開博南行者愁怨作歌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  
越瀾津渡瀾滄爲他人渡舊處以竹索爲橋後廢  
本朝洪武末鎮撫華岳鑄三鐵柱於岸岸以維舟

方文山

方文山在鶴慶府城南一百里巍然峻拔山半有

洞中有池深不可測水滴山石下如方響音昔蒙氏  
羅閣鳳琢觀音像於壁故又名觀音山南詔名山  
凡十七此其一也

蒙樂山

蒙樂山在景東府北九十里一名無量山高不可  
躋連亘三百餘里中有石洞深不可測一峰特出  
狀若崆峒蒙氏封爲南岳其南有泉爲通華河  
其北有泉爲清水河俱東入於大河

烏蒙山

烏蒙山在祿勸州東北三百里一名絳雲露山北  
臨金沙江山有十二峰傑秀爲一州諸山之冠八  
九月間常有雪其頂有烏龍泉下流爲烏龍河  
蒙氏封此山爲東岳

高黎共山

高黎共山在司城東北一百二十里一名崑崙岡  
夷語訛爲高良公山極高峻介騰衝潞江之間冬



月潞江無霜其山頂霜雪極爲巖迥蒙氏封爲  
西岳其頂有分水泉極清冽行者咸掬飲之

卧獅山

卧獅山在法寶山之南五里以形名高百餘丈袤  
二里其山俗名卧獅窩其下有洞曰芭蕉廣二尋  
高稱之入深百五十步其中石乳燦爛有如蓮如  
鐘如傘之異故又名石花

雲巖山

雲巖山在城北二十五里高二百丈餘盤爲三里許雜木陰森巖石深百步中有石橫卧於下長丈餘好事者鑿壑而爲佛建寺以覆之扁曰雲岩卧佛其左有洞洞門高三尺深十丈餘寺外築臺建門臺下有池東望沈濛足爲佳麗

羅岷

羅岷在城北八十里即蘭滄江西岸高千丈餘延袤四十里舊傳蒙氏時有僧自天竺來者名羅岷

常作戲舞山石亦隨而舞後沒於此後人爲之立  
祠祀之岩下時墜飛石過者驚焉趨俗謂之催行  
石按飛石本岩上野獸地踏而下相傳有人於將曉  
時見石自江中飛上霧中者甚多羅岷之南爲險  
山勢極峻絕邇年循鳥道闢仄路以通往來行人  
便之

### 易羅池

易羅池在龍泉門外瞰九隆山麓泉由地噴者九

窳負滾滾湧出不舍晝夜郡人神之因名曰九龍池  
周遭甃以磚石內有荷花夏月盛開西岸有二亭  
其一舊名觀瀾御史陰汝登重建題曰龍池春曉  
其一跨沸泉之上舊名偕樂副使郭春震重建  
題曰九龍清派泉石澄清游人絡繹足爲一方形勝

明升庵先生其著書多在滇南此當是雙

髻善簪花蠻妓扶輿時游歷所志陸烜跋

雲南山川志

庚午春寓津揚州方氏書散出間有秘本余搜得  
甚多內有奇晉齋叢書一種流傳頗尠按是書為  
平湖陸氏刻本中多舊笈洵堪雅玩惜校刊不精  
頗多訛誤如鶴山筆錄吳中書令賀邵之訛為賀  
邵尤為顯著者也辛未春夏之交緣陰書齋偶取  
是書詳加校閱重為繕錄一編正其訛繆爰作校  
勘記若干條附於書後其不可知者未敢臆改姑  
仍其舊云時中華辛未端午日王鳳岡曉屏氏識

於風篁館之秋籟山房

校勘記

鶴山筆錄

吳中書令條

賀邵曰

邵舊記作邵據吳志改正

臨溪詩話

李肇國史補條

贈張詩云

張字下疑有脫誤

韋絢集劉禹錫之言條

真狂死也

狂當是枉字之訛

史輯錄下

子韶言舊問卷條

孟易他業

孟舊詠作益今改正

家兄門生有孫力道條

教學養孤道

遺字疑誤

### 文山題跋

跋王元高詞科擬稿條

近世此學寢少

寢疑當作寢

跋彭和甫族譜條

傳聞京子孫

傳疑當作傳

### 遺山題跋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條

范寬之後

後舊詠作復今改正

湖天清畫

畫舊詠作畫今改正

雲煙過眼續錄

趙伯仁舉家藏 玉馬條 束髮於頂 項舊訛作 今改正

大理行記

三頁 閻鳳羅以張虔陀變構 變疑當 作變

五頁 大者高三百餘 三百餘三字 疑有脫誤

筆麈

米南宮書研山銘條 訪其筆意 訪疑當 作仿

快雪堂漫錄



天開眼條

仰見東南偶

偶疑當作偶

雲間雜誌上

宣德間西門外一民家條

有巨蛇斗許

斗許二字疑有脫誤

萬曆乙亥四月條

即有乘搶奪者

乘字下疑有脫字

倭亂郡理悟齋吳公條

箭手數千人

千疑十字之誤

雲間雜誌中

海狗腎條

官青登萊者

萊舊說菜今改正

吾松紫檀條

杯學尊彝

尊舊說尊今改正

相子先條 快快歸 快快舊說快  
快今改正

本一禪院條 手足毫髮 毫髮舊說豪  
今改正

雲間雜誌下

南門外某姓一姑婦條 拾兒之父 父疑當  
作婦

吳友以蚊比妓條 猶自假惺惺 惺惺舊說作  
惺惺今改正

萬曆三年夏五月條 所過禾麥豈蔬 禾舊說未  
今改正

徐師庵宅條 凡空房遂至 至字疑室  
字之誤

雲南山川志

點蒼山條

錦浪等十八川

川舊訛州  
今改正

雪山條

山巔積雪

巔舊訛顛  
今改正

九隆山條

遂推為酋長

推舊訛堆  
今改正